

江蘇文藝出版社  
王立信 著

duoqingquebeiwuqingnao

多情却被無情惱



## 内 容 简 介

这部长篇小说写的是画家、作家、剧作家、流行歌手、人体模特儿这样一些人物在改革开放形势下的种种心态以及他们富有浪漫情调和神秘色彩的生活，尤其着力刻画了几个女画家和女模特的鲜明形象。人们透过她们一个个秀美妩媚、娇艳迷人的青春胴体，看到的是一颗颗纯净质朴、温厚善良的美好心灵，可当她们纷纷坠入爱河之后，却演出了一幕幕令人感叹唏嘘的悲喜剧。崇高和卑下，文明和愚昧，都在她们身上发生强烈的碰撞，但她们毕竟都真诚地爱过一回，接受了生活所上的一课，从而使她们在身心两方面都增添了一种“成熟美”。

作品故事情节生动，生活气息浓郁，人物感情细腻，读来引人入胜而又让人感到真实亲切。

## 1. 女画家的玫瑰梦

这一夜，彭乳香尽做梦，做的还尽是一些浪漫兮兮的“玫瑰梦”。

立春以来，接连几个晴暖天气，一下子竟像是到了初夏时节。昨天晚上，是农历戊辰年的元宵，她们美术系和音乐系联合举办了一个迎龙年新春舞会。这位二十五岁的女画家，大出风头，酣畅淋漓地跳了一通之后，身上和心里都觉得有点躁热，回到房间里，就关严了门窗，洗了一把澡，然后，又换上了不久前在深圳买来的三点式内衣，坐在床边，对着梳妆台的大镜子，一边晾着身上带有皂香的汗气，一边就像在画室里仔细观察、认真揣摩一个人体模特儿那样，静静地欣赏起自己的青春胴体来。

看着，看着，她感到像是有一股烈火攻心，突然脚尖向上一翘，将两只绣花拖鞋踢得老远老远，就猛地俯身扑倒在床上，将那饱满的胸脯紧紧压在软软的枕头上，而后又翻身一滚，仰面平躺着，放松了双臂和两腿，还挺胸向上，用劲伸了个懒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才很惬意地拉过被子裹在身上，闭起眼睛，睡觉了。

但是，她忘了开一扇窗子，透透气，也忘了换一条薄一点的被子，睡得身上又是香汗浸浸，还做了一夜的梦。

一会儿，梦见自己只穿着三点式游泳衣，在舞厅里（又像是在画室里），和一个青年男子大跳迪斯科；

一会儿，自己正在淋浴室里洗澡，刚冲干净身上的皂沫，转脸一看，原来在旁边那只莲蓬头下面的一位女伴，却突然变成了一个精赤条条的男人；

一会儿，自己又与一个男人互相紧紧地搂抱着，在海滩上滚过来，滚过去；

她甚至还梦见，在一间贴着大红“囍”字的新房里，自己正一丝不挂地躺在婚床上，听凭一个男子亲昵地抚摸着（也可以说是疯狂地揉搓着）她的胸脯；

……

彭乳香尽管已经二十五岁，又是一个搞造型艺术的文化人，也应该说是见多识广的了，但她终究依然“待字闺中”，对男女之间的事情还没有更深一层的亲身体验，大概想像力也只能达到这个程度，所以，她做的尽是一些“断头梦”，就像我们的银幕、屏幕上那些表现男欢女爱的场面一样，每到紧要处，镜头就跳开去了。

只有那最后一梦，当她感到自己的胸脯被挤压、揉搓得要喘不过气来的时候，“镜头”倒没有跳开去，却又像电影院里放映机出了故障，胶片突然断脱，场灯全部开亮了一样——她醒了！

恶梦醒来是早晨，她这“玫瑰梦”醒过来时，也是早晨了。

恶梦醒来时，是一种逃脱了厄运的轻松感；但这会儿，她一点也不为梦中的风流场景感到羞涩，却有一种无可名状的失落感。

可是，一时间她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个闯入她深闺梦中

的男人，究竟是一个个互不相干的、空泛的幻象，还是她生活中真实存在着的、具体的某一个人……

于是，她又闭上了眼睛，又将两只手沉沉地放在了自己高耸的胸脯上（这是她刚才睡着了时的姿势），想再去追寻先前的梦境，去追寻使她在梦中得到欢欣愉悦的那个男人……

谁知连那样的梦境，也像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一样，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脑子里嗡嗡地睡不着，身子却又沉沉地起不来。迷迷糊糊之中，却又清楚明白地记起了台湾那位女诗人席慕蓉的诗句：

在长长的一生里 为什么  
欢乐总是乍现又凋落  
走得最急的都是  
最美的时光

不过，对一个梦境也要引用这样的诗句，发这样的感慨，那不是过于忧伤、过于悲哀了吗？她心里又很是不甘！

她懒懒地又躺了一会儿，当她昏昏沉沉地似乎又要睡着了的时候，刚才梦中那个男子的形象，却突然非常清晰地跳到了她的眼前！

她自己也禁不住被吓了一跳，猛然掀开被子，坐起身子，愣愣地发起呆来。

因为这个男子不是别人，正是她的一位好友路陀玲的丈夫陈天池！

她一时间也说不清楚，这一场梦是个什么样的兆头，它

对她今后的生活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只是在心里轻轻地、缓缓地喊了一声：

“我——的——天！——”

## 2. 三位佳丽的肖像画

湖山师范学院美术系，有名扬院内外的三位佳丽。

彭乳香是其中的一个；另一个是她们系里的人体模特儿柳丝丝；还有一个，便是油画教师、青年画家路陀玲。

彭乳香这个名字似乎有点挑逗性，其实却包含着极为辛酸苦涩的泪水。

在她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五天，爸爸将妈妈和襁褓中的她从产院接回家里，服侍母女俩躺下了之后，就俯身搂着她们，一边亲着吻着，一边开心地喊着：“唔！奶香！奶香！啊！好迷人，好醉人的奶香啊！……”

谁知她却不祥地大声哭了起来。

妈妈柔情地瞟了爸爸一眼，嗔怪地说了一声：“看你！……”轻轻地将爸爸推开了。

随后，爸爸便拿了自己的画夹，到厨房里去，一边整理前几日的速写，一边给妈妈炖着老母鸡汤。因为厨房紧挨着卧室，爸爸怕煤气味呛着了她们母女二人，便将门关上了。临关门之前，他还对妈妈挤了挤眼睛，做了个怪脸。妈妈也

回之以轻轻地一笑。

可是，当妈妈甜甜地睡了一觉醒来时，鸡汤炖好了，爸爸却因为煤气中毒，死去了。

遭此横祸，妈妈简直是痛不欲生，为了纪念丈夫，她便以丈夫短促生命中那最后的一句话，给女儿取了个小名，叫“奶香”，正式填报户口时，又改成了“乳香”。

待彭乳香年岁稍长，觉得这个名字有点别扭，很容易给人——特别是男人——以某种猥琐的联想，也确实有这样的男人，嘴里念着她的名字，眼睛却瞟着她的胸脯，鼻子又做出轻轻嗅闻的模样，脸上还故意现出一种迷醉的神情。因此，在一段时间里，她自己便总是将“乳香”写作为“汝香”。

但在她考进师院美术系之后，特别是当她对自己那渐渐长成熟了的身体有了足够的认识之后，她又忽然觉得，妈妈这是给她起了一个多么符合实际的，又多么富有浪漫色彩的名字啊！她认为自己完全可以堂而皇之的告诉人家：“我叫彭乳香！”在一些女性询问她的名字是哪两个字时，她甚至会将手掌按在自己的胸脯上，直截了当地说：“是乳房的乳，香馥馥的香。”

当然，到目前为止，她似乎还没有向任何一个男人，用这样的言词来介绍自己，因为那无论如何总带有一种主动挑逗的意味，所以她不愿轻易地使用这个“权利”。

只有一次，她刚认识陈天池，当他念叨着她的名字，对那其中的一个字似乎有某种疑惑的时候，尽管她思想上确实并无“邪念”，却差一点将那九个字的“诠释”冲口说出，当时，她好像也惊异地在心里轻轻喊了一声：“我的天！”……

那柳丝丝和彭乳香同年，都是属龙，只比彭乳香早出生

几个月。她是她们美术系的一名“老”模特儿，也是湖边市第一批人体模特儿当中唯一还“健在”的一个。路陀玲、彭乳香入学后第一次画女人体，就都画的是她。现在，她已经成了模特儿的监管，在系办公室的领导下，负责管理模特儿的学习、生活，安排模特儿的课程，分发模特儿的工资、奖金和某些福利。

柳丝丝本人一般也不再上课堂做模特儿，但她们系里，包括“借用”过她的湖山艺术学院和市画院的行家们都认为，自从湖边市有人体模特儿以来，还没有第二个人具备她这样好的艺术素质。而且随着年岁的增长，她的身体比初来时发育得更加成熟，因而也更加“耐看”、“耐画”了。所以师生们仍然常常请她来上课，有的还自己集资，求她加班。她为人也比较随和，并不“恃美傲物”，更不“待价而沽”，通常都能满足人们的愿望。

彭乳香大概因为是一个画家，而且自己也是一个美女，所以对对待模特儿，她的眼光向来是有点挑剔的。艺术大师刘海粟说过：“人体美是美中之至美”。彭乳香在给学生和模特儿讲到这句话时，则总要加上一句，说：“但并非凡裸体皆是艺术！否则，每一个洗澡堂就都是法国的卢浮宫了？”而唯独对于柳丝丝，彭乳香一直是推崇备至，认为“她那令人迷醉的胴体上有发掘不尽的美！”

也许正因为有这样一句热情的赞语，柳丝丝格外将彭乳香视为知己，常常主动为之“献身”，任其描画……

而路陀玲，则比柳丝丝和彭乳香年长两岁，在姿色方面，相对而言，却比她二人要差那么一点点（也就差那么一点点吧），但她那似乎无时不在的羞答答的神态，犹如在她身上披



了一层神秘的薄纱，使人产生一种迷离朦胧的感觉，这无疑反而增添了她的魅力。有人甚至以她为例，作出一个美学命题：“羞色最美”！

她从少女时代就进入湖山艺术学院附中的音乐专科学校学习，被认为是一个很有前途的音乐人才，可后来不知为什么，渐渐地迷上了造型艺术，再加上毕业演唱会上的一次失误，毕业后便突然考入了湖山师院的美术系，而且很快又脱颖而出，有一年在全省青年美术大奖赛上，她的一幅《都市风景线》，获得了一等奖，她也因此名噪一时，《湖山晚报》一位叫华丽娟的女记者，还写了一篇访问记，称她为湖边市美术界的一颗新星……

曾经有人开玩笑地说：湖山师院因为有了路陀玲、彭乳香、柳丝丝这三个女子，所以大大提高了知名度，增强了这个学院的吸引力。

此话当然并非虚妄。因为她们既是女性，而又正值芳龄，加上个个才华出众，姿色超群，真是优势全被她们占尽！三个人中只要有一个朝前一站，就可以使得“满城粉黛无颜色”，而湖山师院竟然将这三位佳丽“兼收并蓄”、“皆备于我”，人们简直可以惊叹“壮哉斯院，美哉斯院”了！

还有一点非常难得的是，这样令人瞩目的三个女子，到目前为止，却从来没有为湖山师院闹出过什么桃色新闻、风流韵事。

柳丝丝尽管因为那“特殊”的身分，是极易招惹是非的，她自己只要稍有松懈，便不知有多少浪荡子会乘虚而入，但这个女子极有心计，待人接物，从来是不卑不亢，有礼有节，“脸上常带三分笑，身边却有一堵墙”。最近，她又和本市一

位小有名气的青年剧作家处于热恋之中。那些好事者，好色者，也就懒得白费工夫了。

而路陀玲则早在前年暑期毕业之后，便很快结婚成家。丈夫陈天池，和她从小是青梅竹马，近两年一直在湖山博物馆从事古生物化石的研究，特别是在翼龙(恐龙的一种)化石的发掘和研究上颇有建树，是省内文博系统一位最年轻的副研究员。他又长得一表人才，对音乐和艺术也有浓厚的兴趣。街头巷尾，花前月下，以及舞厅、沙龙等等一些社交场合，都不时可以见到他俩相伴相随的情影。人们一直认为，这是天作之合的一对恩爱夫妻。再加上，路陀玲那特有的羞涩之态，更使她显得娴淑庄重，令人起敬，所以，很少有人敢去惹是生非。

至于彭乳香，尽管生来命苦，但在贫寒的环境里，妈妈却教她养成了总是昂首挺胸走路的习惯，就像耳朵上始终有一根绳子吊着那样，以至有一次陈天池对她笑道：“初次见到你时，我有这么一种感觉，似乎连一米八〇的魁伟男子走到你的面前，也得对你仰而视之。”这大概也并非纯属笑谈。

彭乳香又从不用飘忽不定的目光看人(特别是男人)，却总是正面直视对方，一些爱慕者往往一接触到她那冷艳的目光，便似乎不由得自惭形秽了。

最近又风传，湖山艺术学院一位新上任的副院长，湖山市文艺界正在迅速发迹的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已经瞄准了她，频频射出“丘比特之箭”，这就像在她全身罩上了一层光环，别人更只有望而却步了。——她自己对这些当然是并不知晓的。

再有一点，这三位佳丽虽然同在一校一系已有多年，但

彼此之间却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龃龉。柳丝丝和路陀玲除了课堂上的接触，并无什么私人交往，彭乳香则分别与她二人过从甚密。而且，她们相互之间都还或多或少有倾慕之意。这应该说是难得之中又更加的难得了……

如此说来，她们简直就是十全十美的女中俊杰，传统美德的典范，超凡脱俗的天仙了？

其实，不然！

板块正在静悄悄的碎裂，在她们的灵魂深处，也正经历着一场静悄悄的，却又几乎是惨兮兮的搏击！

彭乳香这一夜的“玫瑰梦”，也许正是这样的一个兆头。

### 3. 女模特儿引出的话题

那是在去年的夏末秋初，湖山艺术学院美术系有人突发奇想，建议举办一次“人体艺术作品展览”，它马上得到了湖山师院美术系和市画院的画家们的热烈响应，好些人一时竟兴奋异常，急忙忙泼墨着彩，都想拿出自己最得意的作品，参加湖边市这一“史无前例”的画展。

几个美术单位的男女人体模特儿，于是也就忙碌起来了，尤其是柳丝丝，东拉西拽，你请我邀，真恨不得她能有分身之术。

路陀玲准备参展的是一幅《裸女》，彭乳香的则是一幅《晨

妆》，它们当然也都是请柳丝丝做模特儿的。

这一天，柳丝丝看了彭乳香的作品，感到还比较满意，只是觉得她这幅画在某些重要部位的光线运用还不理想，答应明天一早到她的房里来，让她再仔细地揣摩一下，再作一次修饰。

彭乳香经柳丝丝这一说，恍然悟出了自己的不足，而且这位名模特儿于百忙之中还主动提出再为自己“开小灶”，心里也非常高兴，便亲热地搂了搂她，说：“真是谢谢你了，丝丝！”

柳丝丝只轻轻一笑，转身就要离去。但才走了几步，又回过身来，说：“小彭老师！路老师的那幅画，你看过了没有？”

彭乳香的心思仍在自己的画上，也只随便地摇了摇头，说：“还没有。”

柳丝丝却很认真地说：“你最好能看一看。”

彭乳香这才发觉她话中有话，便忙抬起头来，问：“怎么？——你不满意？”

柳丝丝没有正面回答这句问话，却说：“路老师结婚之后，这一年多好像就没有拿出什么像样的作品，特别是人体艺术作品，甚至都掉到了过去的水平线之下……”

彭乳香听了这话，仔细回想了一下对路陀玲这段时间里作品的印象，觉得柳丝丝说的也确有道理，但她又不愿在背后对路陀玲随意褒贬，所以就没有答腔。

柳丝丝又说：“我已经好久没给她做模特儿了，这回坐在她的面前，我看她在画画的时候总有点心不在焉。她这幅《裸女》，画的哪里是我们这些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女模特儿？说句不好听的话，她简直像是……像是画的一具……马王

堆……出土的……冷透了！看不出一丝一毫、一丁一点的激情！……我真不明白，路老师这样一个水灵灵的年轻女子，作品怎么会这样的‘枯’！……”

彭乳香见柳丝丝说话时声调虽然十分平和，但内心那强烈的不安和不满之情还是显而易见的，便想为路陀玲打打圆场，忙笑着说：

“这也难怪呀！人家可不像你、我，她是新婚燕尔、初为人妇嘛，当然把所有的激情都倾注到丈夫身上，把全部的甜水蜜汁都去浇灌爱情的花朵了……”

柳丝丝忙又反问道：“啊呀！难道你小彭老师竟也认为，炽热的爱情不是可以焕发人们更加旺盛的创作激情，倒是会压抑了它，窒息了它么？”

彭乳香倒被她这话问住了。

柳丝丝顿了一下，说：“我的看法，也不一定对。小彭老师，你还是把那幅画看一看吧。”

彭乳香当天晚上就去找路陀玲。路陀玲家里没人，返回宿舍的时候，她从系里路过，却见路陀玲的那间画室里亮着灯光，忙走到窗前一一看，正是路陀玲一动不动地坐在画架子前面，像是沉思着什么，便轻轻地推开门，走了进去，站在路陀玲背后，调皮地轻轻咳嗽了一声。

路陀玲转过脸来一看是彭乳香，眼睛似乎一亮，站起身来，一把抓住了她的两只手，说：“啊呀乳香！我的好乳香！是你来了呀！人家正想着你呀！你不来，待会儿我也要到宿舍去找你哩，真的呀乳香！……”

彭乳香见路陀玲这样急切地想见到她，以为是人们对那幅《裸女》的议论，路陀玲也已经听到了一些，因此正要找她诉

说自己心里的不平和苦闷，便亲热地搂住了这位女友，指着画架上那用绸巾盖着的画布，问道：

“这就是你的《裸女》吧？”

路陀玲点了点头。

彭乳香问：“能看看吗？”

路陀玲却显得不经意地说：“你看呗！”

彭乳香揭去了绸巾，一看那幅画，就觉得柳丝丝的评价果然极为精当：好冷！好“枯”！再回过头来看看路陀玲，看看她秀美妩媚的脸庞上那特有的两片羞涩的红晕和明亮聪慧的眼睛里那两汪闪闪的清泉，确实让人很难相信它竟是一个年轻女子的作品！

彭乳香愣了一会儿，轻轻地问道：“已经完成了吗？”

路陀玲又点了点头。

彭乳香搂着她相挨着坐了下来，仍是轻轻地问道：“你是想拿这幅画去参加展览吗？”

路陀玲仍是很不经意地说：“随便呗……”

“什么‘随便’呀？”彭乳香望望她，很惊讶她对自己的作品竟是这种态度，不禁嗔道：“难怪丝丝讲你这一阵在画画的时候也总是心不在焉的……”

路陀玲大概因为正在想着别的心思，听了这话，吃了一惊，为了掩饰自己的慌乱，便红着脸，羞涩地一笑，张开两臂从后面搂住了彭乳香的身子，又将脸孔侧过来靠在她的肩头，轻轻地摇晃着，还带着点撒娇地说：

“哎呀！乳香！你怎么也跟着说这种话呀？我什么时候心不在焉了？我心不在焉又在哪儿呢？啊？……”

彭乳香见她这样，便伸出一个手指头，在她的鼻子上轻

轻刮了一下，笑道：

“你呀？你心在哪儿，还问我吗？你知道我和丝丝是怎么评价你的吗？我说你是新婚燕尔，初为人妇，把所有的激情都倾注到丈夫身上，把全部的甜水蜜汁都去浇灌爱情的花朵了……”

彭乳香不过是半真半假地重复了先前说过的一句玩笑话，谁知路陀玲听了，脸色却陡然一变！

彭乳香还没有留意，紧接着又笑道：“我甚至怀疑，你这个‘为人妻者’已经用整个的爱心在孕育着生命的果实了……”

她满以为路陀玲听了这话，一定会又喜又羞地伸手来呵她的痒痒，忙先咯咯地笑着紧紧夹住了自己的两臂。可是，路陀玲并没有向她发起进攻，却是一动不动地伏在她的肩头上。彭乳香有点奇怪，忙扭过身子一看，发觉路陀玲脸上那羞湿的红晕消失了，那流光泛彩的眼睛也似乎失去了光泽……

彭乳香大吃一惊，忙问：“你怎么了？”

路陀玲两眼呆呆地盯在地上，仍然没有作声。

彭乳香忙掰开她的两只手臂，将她抱到了自己的前面，诧异地望着她，轻轻地喊道：

“陀玲！小玲子！怎么啦你？……”

尽管路陀玲比彭乳香年长两岁，成名也比她早，而且已经“出阁”，是一个“嫂子”了，可她还是习惯地喊路陀玲为“小玲子”。这会儿彭乳香实在弄不明白，自己刚才的话里有什么不妥之处，竟使这个“小玲子”的灵魂突然出窍了？

正当她愈来愈感到惊慌的时候，路陀玲忽然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又“醒”过来了，脸上又涌起了一片红霞，眼睛里又

闪起了点点流光——只不过让人觉得那似乎是点点的泪光……

彭乳香也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又追问了一句：“小玲子，你刚才到底是怎么啦？”

路陀玲又羞怯地一笑，说：“没什么，我真的没……没什么呀？……”

彭乳香还是不放心的，看了看她，想起了柳丝丝关于炽热爱情和创作激情的那些话，便又搂紧了她，凑近她的耳边，关切地追问道：

“你和陈天池……他是不是……对你不好……”

路陀玲听她问这话，显得很慌乱地连连摇着头，说：“不不！不是，不是！……”而且，当彭乳香因搂着她而触碰到她的胸脯时，她竟很不自在地哼了一声，一边慌忙伸出右臂，护住前胸，一边扭动着身子，想从彭乳香的搂抱中挣脱出来，嘴里还含混不清地喊着：“唔！‘奇怪’死了，放开我，你放开我嘛！……”

彭乳香看着她那一副小女子的情状，越发产生了怀疑，难道她婚后并不幸福？难道陈天池那一表人才，那十足的男子汉气概，竟是一个假象？或者，这文化层次很高的一对夫妻，在某些方面还是处在愚昧混沌之中？不是传说有一对研究生夫妇，以为只要两人躺在了一张床上，女方就能因男方的“电子感应”而受孕，一年之后到医院接受了医生的指点，这两位研究生才恍然大悟么？……

彭乳香想到这些，又狡黠地一笑，轻声说：“小玲子！你和陈天池……是不是还需要到什么‘新婚学校’去听听有关知识的课呀？……”



路陀玲涨红了脸，跺了跺脚，说：“哎呀！你瞎讲什么呀？我……真的没什么呀，真的没什么嘛！……”

彭乳香见她急了，想想这位年轻的女画家似乎也不该“有什么”，即便真的是“有什么”，也属于人家的隐私，还是不要深究的好，便只笑笑说：“可你刚才那样，还真吓了我一跳！……好了，言归正传，小玲子！我们谈谈你这幅画吧？……”

“这幅画……”路陀玲淡淡地说了这三个字，愣了一会儿，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说：“看来，我并不是……画画的料子。”

彭乳香也一愣，忙说：“小玲子！你这是想到哪儿去了？”

路陀玲又说：“真的！我越来越觉得，当初我不进音乐系继续深造，而改考了美术系，是铸成了我人生的一大错！”

彭乳香急了：“啊呀小玲子！你瞎说什么呀？就是这幅画，技巧上也还是有发展的嘛！只不过……”

只不过路陀玲此刻无心谈画，她又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干脆拉下了那幅绸巾，将画布盖上了。

彭乳香见路陀玲这种情状，觉得也确实不是和她谈论艺术的恰当时机，便看了看手表，改口说：“小玲子！别胡思乱想了！早点回家休息吧！”

路陀玲怯生生地望着她一眼，轻声地说：“你……先走吧，我……再坐一会儿……”

彭乳香又劝慰了几句，便站起身来，走了。谁知刚走出画室，路陀玲却又慌慌张张地追上来，急切地喊道：

“乳香！你等一下！”